

# 新華作文百法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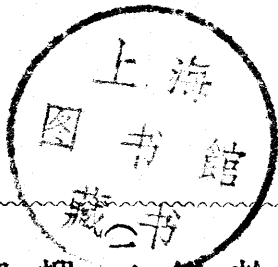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1924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6017B



## 編輯大意

(一)作法異於文法文字學修辭學等文法專於解析詞性與其關係位置及句體程式之研究文字學專於研究文字之源流變遷關於其形聲義之各部修辭學則研究文字之字句篇章若何而後精美至於誠信而作法實兼涵其意味本篇在於引起初學之文學的興趣故無取於純粹的句段篇構造法之機械式作文法而於文法文字學修辭學等各有所採

(二)作者認爲凡學術皆因興趣而進化以爲興趣噴溢之時必不可遏抑自己而不進以求其全故本書分目不必過詳材料亦不求備有舉隅待反之意也

(三)本書就字數分爲上下二冊就文學應知之緩急分爲用筆造語置

字構局取意五章而聲調附之至於審題遣辭起結等事則分隸於用筆一章以其皆屬於用筆之法也

(四)篇中所引求其雅正爲便於記憶與放數解說力求通澈不作片面之談

(五)書中每一法必有論理言情寫景敘事四類每類又有種種時間地位方向情勢之不同故措詞亦異是在閱者融會貫通毋爲拘泥可也  
本書亦不備舉

(六)本書以最短時間編輯忽忽付之手民聲調一節本擬別爲專章討論而已不及其餘錯誤之處知所不免所望識者教正之

新式  
解析

# 新華作文百法卷上目次

## 第一章 用筆

(總論)

### 第一類 審題

(一) 正面

(二) 反面

(三) 旁面

(四) 對面

(五) 追溯

(六) 後顧

(七) 進一步

(八)退一步

(九)分敘

(十)合敘

## 第二類 行詞

(一)實寫

(二)虛寫

(三)遠寫

(四)近寫

(五)曲敘

(六)暗示(附說)

(七)比喻

(八) 烘染

(九) 排紋

(十) 帶紋

(十一) 錯綜紋

(十二) 陪紋

(十三) 補紋

### 第三類 循序

(甲) 起法八則

(一) 虛起

(二) 直起

(三) 立案作起

(四) 突起

(五) 慨歎起

(六) 比起

(七) 陪起

(八) 溯起

(乙) 出題法八則

(一) 漸出

(二) 陪出

(三) 直出

(四) 逼出

(五) 逆出



(六)轉出

(七)詠歎出

(八)結出

(丙)結法七則

(一)詠歎結

(二)補筆作結

(三)反問作結

(四)總結

(五)顧首結

(六)奇結

(七)煞結

第二章 造語

(總論)

清雋

高渾

勁悍

爽利

精警

挺健

雄奇

新穎

超妙

飄逸

秀麗

典雅

簡奧

沖淡

趣（附說）

滑稽之趣

黠慧之趣

怒趣

魯莽之趣

固執之趣

寂寞之趣

悲哀之趣

憤趣

(附聲調論)

哀婉

淒楚

悲壯

鏗鏘

流利

悠揚

卷下目錄

# 第三章 置字

## (總論)

(一) 字之源流

(二) 字之音韻

(三) 字之類別

## 「字類」

象形

指事

會意

諧聲

假借

轉注

「字別」

名字

有形名字

無形名字

普通名字

特別名字

指示名字

複雜名字

假名字

代字

---

指人代字

指物代字

接讀代字

疑問代字

動字

自動字

他動字

同動字

助動字

假動字

靜字

品名靜字

切指靜字

泛指靜字

狀字

狀時狀字

狀地狀字

狀象狀字

狀量狀字

離較狀字

和合狀字

斷制狀字



揣度狀字

詰難狀字

雙聲狀字

疊韻狀字

同偏旁雙聲狀字

同偏旁疊韻狀字

重言狀字

重言後加字狀字

假狀字

介字

連字

提起連字

承接連字

推拓連字

轉換連字

助字

傳信助字

傳疑助字

合助助字

歎字

慨歎字

怨歎字

贊歎字

驚歎字

(論置字之要)

傳神

響

奇

妥協

有力

## 第四章 構局

(總論)

平庸題之結構法

尋常題之結構法

寬題之結構法

窄題之結構法

## 第五章 取意

(總論)

明取意

實寫意

暗取意

(結論)

目次終

新式  
解析  
新華作文百法 卷上

第一章 用筆

（總論）用筆、何謂也、一筆一意也、又一義也、此一意義、不必盡一語一節一段而表之、故不得以語句等字爲之代、而命之曰「筆」、乃顯而易曉、以其情有類於書畫之筆也。

大凡成一筆者、其意義必完。如「雖然」「然而」等、蓋筆之前鋒、非完筆也。又如「且其意不在書」「語未完而意自完」等、蓋提筆也。

夫吾人搦管作書、有真焉、有行焉、有草焉、其體有顏焉、有柳焉、有歐蘇焉。形勢既殊、體製迥異。蓋字之點畫縱橫、固人所同也、而其連轉變換、則莫有同者焉。轉運變換之不同、則以有用筆之法故也。橫素在前、含毫而思。

之。宜。眞。耶。宜。行。耶。宜。草。耶。而。其。間。有。宜。點。耶。宜。剔。耶。橫。宜。長。耶。掠。宜。柔。耶。皆。各。有。其。當。而。不。容。質。質。者。也。而。况。一。紙。之。中。忽。平。原。忽。道。州。忽。而。吳。興。忽。而。率。更。者。乎。

吾人之於文也亦然。天下之理莫不同而不同者意見也。蓋人莫不有意見。故發而爲聲音笑貌亦靡有同焉。夫逕情直行者戎狄之道也。故必納之乎陶鑄焉。所謂修辭立誠是也。平者欵之使其奇結者渙之使其散昧者剔之使其顯沉者鈎之使其達。夫是之謂用筆。而或者任筆所之已無與力焉。夫是之謂用於筆。爲筆所用也。又或者運意如彈丸投之所往無不如志。是之謂弄筆。蓋加人一等矣。

昔怡晉齋言用筆要於「執」。吾嘗以擬之於文章。夫文章將於何執耶。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氣。」「執」則「持志」似也。持其志也。堅則氣

應之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此用筆之法也

茲別之爲三類。一曰相題。凡用筆之關於題義各方面者隸焉。蓋作文必先審題。題審矣而吾筆之着於若何方面則有法焉。舉例以爲法。二曰遣辭。夫用筆之伸縮左右翻騰推蕩變化萬千豈僅沾沾於題之各方而已。蓋欲吾說之立吾意之盡則遣辭必有伸縮左右虛實翻騰之法也。三曰循序。題審矣辭得矣又未可以躐躐而驟進而必循夫先後緩急之序焉。其先後緩急則又有法焉。未始不可以則而象之也。得例之可法者如次。

### 第一類 相題

蘇文忠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看山了不同』此相題之謂也得題而不能各方面詳察之則何以能知其真相耶又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此又相題之法也夫相題者必之乎心入題中而神遊乎題之外不然則必墮入雲霧中而莫知

所措無疑也。

(一) 正面 四例

正面云者、題義之通常方面也。是爲文章之出發點。作者必先知之、而後用筆。始有所根據。然此種筆法、能者罕用、以其易於陳腐也。苟有用者、亦必有特別動人之處。其意義筆致、聲調等、皆有變換、分「論理」、「言情」、「寫景」、「敘事」四類、各僅引一例、以後從省。

(一) 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曾

鞏宜黃縣學記)

(二) 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平生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漕糴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歸有光歸氏



二孝子傳

(三) 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研。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率愕。疑若搏噬。(柳宗元永州

萬石亭記)

(四)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歐陽脩菱谿石記)

(二) 反面 二例

與正面相反。方面是爲反面。如題義之正面爲是。則反面爲非。或正面爲不可。則反面當爲可。總之。正反面有時當視題義。不能概以名詞之正負而定之。如題係論不道德事。則言道德之處。當稱反面。

(二) 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觀之。未有

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嘗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蘇軾

超然臺記）

（一）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韓愈諱辯）

（二）旁面 二例

旁面之旁，與山旁、水旁、旁搜、旁證等旁字相同。凡不在全文主脈上，而從他方面着筆者，大抵皆旁面文章也。

（一）楚莊王伐鄭，鄭伯因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

蘇軾留侯論）

(二)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廢學數年之後，惟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縣學記）

(四)對面 二例

對面者，文中所論事實之對方也。

(二)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留侯論）

(一)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蘇洵上歐陽內翰書）

(五)追溯 二例

追溯者如循流溯源溯說命題來源或既往之情形者也

(一)獨念方山子少時飲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鵠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蘇軾方山子傳)

(二)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僊也 (蘇轍武昌九曲亭記)

(六)後顧

後顧者敘述命題後來之情況或預計其未來之結果當如何之謂也

使一人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脩移之於鄉鄰，族鄰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宜黃縣學記）

（七）進一步 二例

假如某點已證明其當然，於是更進而說明其所以然，或已說明其所以然，又進而研究其解決之方，此之謂進一步筆法。

（二）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宜黃縣學記）

（一）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於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

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歐陽脩爲

君難論下）

（八）退一步

就通常之情境再降一層而論謂之退一步所以使優者愈覺其優而劣者益無所逃其劣者也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且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方山子傳）

（九）分敘 二例

分敘者將命題別爲若干事實而論敘之之法也

（一）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

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歐陽

脩朋黨論

（一）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

蘇洵詩論

此篇似全以好色及怨爲作詩之原理，實不合於羅輯之條件。詩固不止發表好色及哀怨之情，或者公爲擇其要而論之耳。誌此以見分析命題之難。

（十）合敘

合敘者，綜合命題之所有條件而敘之者也。

理而喻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

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蘇洵諫論上

## 第二類 遣辭

遣辭者如臨師遣將攻守誘擊皆各有法即何方宜用何種言辭之謂也善將將者將多而足用用必有功善爲文者蓄辭而待發發必中肯至於造語則修飾其辭之法也

### (一) 實寫 二例

實寫者直敘命題之實情實境是也其法最難見勝韓文畫記歐公自謂不能爲可以想見其概

### 韓愈畫記

### 李翱來南錄

二篇皆紀實之傑作以文長無從割裂下均做此不贅

### (二) 虛寫 二例



命題實處不得佳勝始爲虛寫之法轉覺栩栩欲生實筆墨狡獪之處亦文學之盛興也是以寫虛之筆若離若卽書空之語若來而徂所謂「憑空結撰」空中佈景」者皆此類耳

(二)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勿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王安石王深甫墓誌銘)

(一)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柳宗元鈞鉅潭西小邱記)

(三)遠寫 二例

遠寫之法大抵因命題事實罕可疏寫乃借遠處事物以點染本題者也

(一) 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并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歐陽脩豐樂亭記)

(二) 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現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尙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 (超然臺記)

(四) 近寫

近寫者逼近命題而疏狀之之謂也

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曷爲而

在此。一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

方山子傳

(五) 曲敘 二例

曲敘者一筆之間涵若干曲折頓挫也能手取其腕力雄健委婉有生致然初學作之易繁蕪而難淨「答李翊書曲折最多茲擇其尤者錄之」

(一) 雖如是其敢自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韓愈答李翊書)

(二) 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

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王安石遊

褒禪山記）

### （六）暗示

暗示者、辭氣之間有所寄託之謂也。文人筆墨、大都含有暗示意味。極而言之、即謂凡文字皆為暗示、亦可蓋世間無無寄託之文、即無無暗示之意。特無明證、故難於確定耳。即如前段遊褒禪山記、半寫求學之難、半亦荆公自為解嘲、不可謂非暗示。至於辯奸論、則尤為明顯。茲不復舉例、學者隨處留心察之、可矣。

### （七）比喻

比喻者、以事比事、所以使其情理昭著之法也。其要素有二、一以簡易比繁難、以淺近比高深、二比事須與原事恰合、若以人所難知比所易曉、或以無鹽喻西施、則笑枋矣。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蘇軾稼說）

### 送張琥

#### （八）烘染

文既不肯黏着實際、而以他事物、從容形容、題義使其意味自然、表現是有類於旁面、比喻虛寫、遠寫諸法、而實非諸法所能盡其妙、此之謂烘染法。

滌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

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豐樂亭記）

（九）排敘

排敘者條敘若干事物，無所輕重於其間之謂也。此法易陷於記帳式之煩，完取厭不可不知。

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得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成子

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勾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蘇洵權書六孫武）

### （十）帶敘

帶敘者敘述命題或作者主意中之附屬物者也。

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遊褒禪山記）

### （十一）錯綜敘

以若干事物交互演說不可爲單純之分段是爲錯綜敘法。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

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朋黨論）

（十二）陪敘 二例

陪敘者，以相類或相反之事，同於主事相形而論也。

（一）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



身無成焉。（蘇洵權書十項籍）

(二)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嘗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蘇軾

石鐘山記）

(十三)補敍三例

主文中所未及之附件於語完後以片言爲補敍之。有宜補而不補。謂之漏補。補之而繁冗。其勢足以欺主者。謂之雜謂之贅。

(三)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明者。何可

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遊褒禪山記）

（二）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遊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一）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峴山亭記）

### 第三類 循序

循序與結構又異，不可不知。循序者，分布其辭，使各得其所，免於踈躓顛倒之譏之法也。故必依首尾起落之序，若結構則有呼應顧盼之法，穿插連結之方，其研究不可混也。

#### （甲）起法

(一) 虛起 二例

未置可否亦不必謂爲本題而發以其語無可捉摸故爲虛起

(二)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則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歐陽脩送徐無黨南歸序)

(一) 邑之有遊觀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遊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甯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柳宗元零陵三亭記)

(二) 直起 二例

據題直書胸臆無所假借附託之謂直起

(二)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

(蘇洵權書八「六國」)

(一)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韓愈師說)

(二)立案作起 三例

(一)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脩志之。(歐陽脩李秀才東園亭記)

(二)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曾鞏送周屯田序)

(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甯歲。(蘇洵管仲論)

(四)突起 二例

突起者，突如其來，驟不知其何從之謂也。

(一)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韓愈送高閑上人序)

(二)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

(五) 慨歎起

(一)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歐陽脩瀧岡阡表)

(六) 比起 二例

比起者先設譬喻以入手也

(一)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韓愈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二)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

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七）陪起

陪起者以賓陪主相提而論也。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蘇洵易論）

（八）溯起

溯起如追溯法碑誌之文恆用之。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傍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蘇洵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乙）出題

（一）漸出

漸出者起由遠處漸引漸近而題漸出也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澗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柳宗元袁家渴記）

（二）陪出 二例

（一）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蘇軾荀卿論）

（一）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者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韓愈原性）

（二）直出

直出者正式提出也。

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蘇軾鼂錯論）

#### （四）逼出

逼出者先從各方面步步向題進逼觀之若道理已窮然後出題以救之。

……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塞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則必有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蘇洵樂論）

#### （五）逆出

通常皆先出題而後一一疏之。今則於題之因之義先疏而後出。故謂之逆出。



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卽其傍之草舍，以學。（曾鞏學舍記）

（六）轉出 三例

先以同類之事物，或豎或橫，一一敘之，然後轉出本題，是爲轉出法。

（三）……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法莫盡於太宗之爲君也。

（曾鞏唐論）

（二）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其亟也。（蘇洵書論）

（一）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柳宗元封建論）

（七）詠歎出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蘇軾賈誼論）

（八）結出 二例

結出，所謂畫龍點睛之法也。

（一）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  
「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蘇軾大臣論下）

（二）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宴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蘇軾決壅蔽課百官之三）

（丙）結法

（一）詠歎結 三例

(二) 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韓愈雜說一)

(三) 嗟夫、興亡治亂之跡、爲人君者、可以鑒矣。(歐陽脩朋黨論)

(一)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陘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鮑照蕪城賦)

(二) 補筆作結 二例

文中所宜說明之事、其前不暇及、乃於篇終補足之、卽以作結論也。

(一) 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韓愈

新脩滕王閣記)

(二) 四人者、盧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

(遊褒禪山記)

(三) 反問作結 二例

(一)夫國以一人興、亦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愛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管仲論)

(二)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歸有光畏壘亭記。

(四)總結 二例

總結云者、綜合以前所論大要於篇末、總括一筆之法也。

(一)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疆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詩論)

(二)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

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諫論下）

（五）顧首結 二例

此法以見首尾照應之意，今語體文中亦多採之，有此則文氣較爲完密，其餘無甚作用。

（一）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故不辭而承公命。（新修滕王閣記）

（二）……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曾鞏贈黎安二生序）

（六）奇結 三例

奇結者，於篇終故以奇異之語作結也。

（一）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韓愈答呂鑒山人書）

(二)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蘇軾太息送秦少章)

(三)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爲主人。余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歸有光野鶴軒壁記)

(七)煞結 二例

煞結者意若未盡亦無結語之意味而文字已截然而止之謂也。

(二)……道士顧笑余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蘇軾後赤壁賦)

(一)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一遂去不復與言。(屈原漁父)

## 第二章 造語。

(總論)造語或謂之鍊句、曰鑄詞、皆修辭之學也。特修辭二字、若不足以包舉所有古今名言雋語、然故以「造語」易之。造語有兩層工夫。初以意匠擬成一意、二則剔選適合之文字表出之是也。

一段不必一筆、一筆不必一語、而一篇之中、亦不必語語皆造。大約名言雋詞之在文也、如好花香草、未可多得。又如鶴立鷄羣、必挺然獨見。此外則尋常之物、不必造之云也。是造語與用筆淺深之異、亦即造語與吐詞難易之不同也。

詞章造語之工、蓋至清朝而極矣。於詩賦之中、尤多見之。茲略取其近者著於章。

清雋 二例

凡此以下諸形容詞、概難方擬、不可以明確之言語說明之。今但舉例而不註釋、蓋例即不

音註釋也、細心體會、其意自可見、

司空表聖二十四詩品、爲疏說此種名詞之絕著、不可不讀、

(一)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悄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柳宗元小石潭記)

(二)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柳宗元石渠記)

高渾 三例

(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韓愈原道)

(二)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著、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惟吾兄可也。(蘇洵仲兄文甫字說)



(三)嗟吾禹卿乎、生而燕樂、與世同乎。名表於翰墨之叢乎。骨蛻於黃壤之宮乎。脩乎寥乎、憑日月之光、而遊天地之鴻蒙乎。(姚鼐王君墓誌)

銘

勁悍 三例

(一)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答呂鑿山人書)

(二)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管仲論)

(三)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王安石

答司馬諫議書)

爽利 二例

(一)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蘇洵上韓樞密書)

(二)余嘗謂事親無不可竭之力貧而丐丐而瘖復舉天下窮民至此極矣而猶以孝稱然則能竭其力雖乞食爲養與大聖人之尊親而以天下養者等世之聞人學士阨於時或無以爲養乃置能竭之力不竭而

動援不能竭之力以自諉，抑獨何歟。（王源啞孝子傳跋）

精警 三例

（一）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若何。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柳宗元桐葉封弟辯）

（二）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化，轉更夭矯。足下以爲何如。（侯方域與友人論文書）

（三）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爲得耶。又安知夫魚之躍而不出，與躍而反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漁者視之，忽不加得失於其心。嗟乎，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池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

也。（梅曾亮觀漁）

挺健。三例

（一）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答呂鑿山人書）

（二）某則以為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答司馬諫議書）

（三）然翁心雄，恥不得及時有為。秋風起則驚，撲筆起立徘徊焉。復鈔書，竟老於家。（彭績息菴翁傳）

雄奇。三例

（一）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

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原道）

（二）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莫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三）彌索酒，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宋濂秦士錄）

按此段固不能認爲通論，但其養氣一語，確有名理，而描畫秦士性情，亦可愛，故備錄之。

新穎 二例

(一)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柳宗元小石潭記)

(二) 客黎君曰：「蘇子瞻赤壁之遊。七月既望。今差一夕耳。」余顧語坡孫：「汝觀月不在斗牛間乎？」因舉誦蘇賦十數句。(吳敏樹君山月夜泛舟記)

超妙 三例

(一)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常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蘇軾前赤壁賦)

(二) 曾亮曰：「文在天地。如雲物煙景焉。一俯仰之間。而遁乎萬里之外。」

故善爲文者，毋失其機。（梅曾亮餘霞閣記）

（三）得非隱士高人，出沒江湖間，人乃目之爲仙歟。抑湖上諸山，磊磊浮波面，若近而遠，令人有海上蓬萊之思乎。（吳敏樹新脩呂仙亭記）

飄逸。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前赤壁賦）

秀麗。三例

（二）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蘇軾太息送秦少章）

（一）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明迷，不知西東。歌臺

婉轉、春光溶溶、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宮之內、一日之間、而氣候不齊。

（杜牧阿房宮賦）

（三）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憑欄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宋

濂閱江樓記）

典雅 三例

（一）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興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歐陽脩蘇氏文集序）

（二）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迨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



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以爲天下後世法。（閱江樓記）

（三）如當日周德雖衰，而魯有仲尼。漢祚雖微，而蜀有夫子。乃一則坐老洙泗，而東周之志託諸空言。一則固守彈丸，而殲吳滅魏，竟成遺恨。（劉曾漢關夫子春秋樓記）

### 簡奧

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自是歸功，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拔邪抵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含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規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杳，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

先生此篇造語皆古簡瑰奇，無一字無力，無一語懈慢，可謂絕唱，惜限篇幅，不能備載。

### 沖淡 二例

(一)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豐樂亭記)

(二)……起立而視之、注意以取之間、乃一得、率如前之魚、無有大者、日方午、腹飢思食甚、余忍而不歸以釣、是村人之田者、皆畢食以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而妻子勞問「有魚乎？」余示以籃、而一相笑也。(吳

敏樹說釣)

趣。

趣者、生意也。美情也。曾文正嘗以「儕輩妬且熱、氣如竹筒吹。」二語表趣之方向。予謂三語滑稽可噱、猶其麤耳。蓋萬物莫不有其自然之美、故亦莫不具其自然之趣。豈獨滑稽之謂哉。枯木童山、渾塘穢草、疑若無美矣。然試從各方面諦審之、平心而觀之、亦必有可矚目之處、而况於含生負性者乎。是以凡人皆美、凡人皆趣。明眸皓齒固美、蓬頭擘耳亦美。詼諧

善謹之方，朔固趣。箕踞慢罵之高祖亦趣。文者人心之精華也，而可謂爲無趣乎？特趣有厚薄之別，故有易感覺、不易感覺之辨耳。

趣者生意也，故化心思。趣者美情也，故感人最深。由是觀念而得結論二。

(一) 觀趣不可囿於滑稽

(二) 造語務於趣，而使其易於感覺

由是結論而得趣例如左。

### 滑稽之趣

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韓愈毛穎傳）

### 點釅之趣

梅莊主人在翰林，傭僕三，一黠一樸一戇。一日同館諸官小集，酒酣，主人曰：「吾輩興闌矣，安得歌者侑一觴乎？」黠者應聲曰：「有一。」既又慮戇者有言，乃白主人以他故遣之出。令樸者司閤而自往召之。召未至，戇者已歸，見二人抱琵琶到門，詫曰：「胡爲來哉？」黠者曰：「奉主命。」戇者厲聲曰：「吾自在門下十餘年，未嘗見此輩出入，必醉命也。」揮拳逐去。客闕而散，主人愧之。一夕，然燭酌酒校書，天寒，瓶已罄，顏未酤，黠者眴樸者再沽，遭戇者於道，奪瓶還諫曰：「今日二瓶，明日三瓶，有益無損也。多酤傷費，多飲傷生，有損無益也。」主人強領之。既而改御史，早朝，書童掌燈，傾油污朝衣。黠者頓足曰：「不吉。」主人怒，命樸者行杖。戇者止之，諫曰：「僕嘗聞主言，古人有羹污衣，燭燃鬚，不動聲色者，主人能言不能行乎？」……主人語塞，謝之，而心頗銜之。（謝

濟世戇子記

怒趣

是年余十六、駭稚好弄……余雖未執贄師石汀、石汀固以師自負、每見余戲、數且罵、至頭頸盡赤……石汀生平頗兀、稟與世率齟齬、性又褊狹、意所不合、掉頭去、喃喃罵不止……己丑正月、石汀子詩獄起、在獄中、挾史記一編、日夜讀、旁若無人者、羣獄囚相顧嚇曰、「囚何得讀書。」石汀怒且詈、益疾讀不止。（陳維崧石汀子詩序）

魯莽之趣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

之。彌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彌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嘯歌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彌止之曰：「勿走也。彌亦粗知書，君何至竟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秦定間，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彌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閹卒不爲通。彌曰：「若不聞關中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摔入，欲鞭之。彌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宋濂秦士錄）

固執之趣

僧報曰：「賊至矣。」君危坐，不爲動。爲賊所執。僧給賊曰：「是吾廟中供糞除者也。」賊將釋之。君厲聲曰：「否，我秀才汪某也。」賊以戈擬

其喉。僧給賊曰：「是有心病。」君厲聲曰：「否。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

〔管嗣復書汪馬二秀才事〕

### 寂寞之趣 二例

（一）然翁心雄，恥不得及時有爲。秋風起則驚，撲筆起立，徘徊焉，復鈔書，竟老於家。（彭績息菴翁傳）

（二）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慄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而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溘然而逝者，翁殆如千歲人。（歸有光筠溪翁傳）

### 悲哀之趣 二例

（一）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

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歸有光先妣事略）

（二）守冢人。愈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于雲煙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歸有光思子亭記）

憤趣 三例

（一）項脊生曰。一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陷井之蛙何異。（歸有光項脊軒記）

（二）奴仰天歎曰。一此而公所以欲死也。吾爲人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



世務宜言甚多，意頗望臺省，或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迫而爲此。吾常恐未獲死所，今若此，卽魂魄不愧。」（馮景奇奴傳）

（三）秦定閭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閭卒不爲通。弼曰：「若不聞關中鄧伯翊邪？」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秦王錄）

諺謂不識人意者爲不知趣，此語殊可以觀趣字之義。

（附聲調論）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蘇老泉亦云：「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今觀樂記所言樂之功，何其神秘也。而王漁洋作詩有聲調法，秘不肯告人，可以想見其要矣。

然此道深玄，亦實難與他人道。嘗試擬之，以爲文學體例萬殊。一人有一人之文。一時有一時之文。一處有一處之文。其變換之跡甚嚴絕對。不容相易而相襲。則其字句組織，以至於聲調，亦必隨之而起相當之變換，固無待言矣。

古代朝覲有樂。會盟有樂。軍事有樂。學校有樂。至於鄉飲酒、鄉射以及冠昏喪祭等，莫不有其適當之樂奏焉。古代然，卽今亦然。中國然，東西洋亦然。蓋地位換，則形式不得不換。形式換，則所以表示意見之物——聲音——亦不得不換。若以朝覲之樂，奏於學校，或易冠昏之樂，以爲喪祭，豈非笑柄乎？試由以上事實而熟思之，亦可以悟行文與聲調相關之大略也。

然此又不可以機械之作用求之。以其道移步換形，機械無如此之深。

密故也。茲謹備稱其要，亦略舉其顯而易別者，誠由此而觸類旁通。深研熟校，要亦不難。又限於時間與資料，既不能爲專章之討論，以其於造語爲尤宜先知者，故強附之於此焉。

### 哀婉 二例

(一) 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歐陽脩瀧岡阡表)

文中二「喪」字，二「祭」字，二「涕泣」字，已足引起哀意。「祭而豐」二語，深婉入情，或以爲完全寫意於聲音無關，其論誤也。

(二)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先妣事略)

淒楚 三例

(一)屈原曰：「吾甯悃悃，款款，樸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甯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甯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甯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呢訾慄斯，喔咿嚅唳，以事婦人乎？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甯昂昂如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甯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跡乎？甯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

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屈原卜居）

（二）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灌

岡阡表）

（三）其存其沒。家莫聞之。人或言將信將疑。悵悵。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或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李華弔

古戰場文）

悲壯 二例

（一）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

已摧……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陘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蕪城賦）

（二）浩浩乎，平沙無垠，復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嘗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弔古戰場文）

鏗鏘 二例

（一）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沉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之娛樂，離宮之苦辛哉。（蕪城賦）

（二）「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消蝕。其見遺於一時，不有收而

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現。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流利 三例

（一）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遊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易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忽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于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柳宗元鈞鐻潭記）

（二）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

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蘇氏文集序）

（三）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至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蘇軾凌虛臺記）

悠揚 二例

（一）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壠畝之間。而况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



而上玉堂者乎。一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歐陽脩仁宗御飛白

記)

(二)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峴山亭記



新式  
解析  
新華作文百法 卷下

第三章 置字

(總論)組段而成章。組句而成段。聯辭而成句。合字以爲辭。字誤而辭誤。辭誤而句誤。由是而一段一章皆誤。故字者文之根據也。則其大要有不可不預知者。可以想見矣。

凡一字必有一義。成一聲。具一形。故形聲義三者爲字之通。同本質。而其變化則不可窮。詰同一形也。易時而有異焉。同一聲也。易時易地。易位而有異焉。同一義也。易時易位而有異焉。惟究其形。是以字之源流。要惟究其聲。是以音韻之學。要惟究其義。是以訓詁之學。要惟欲究其要。是以清代學術之盛。「小學」扼其吭焉。蓋形聲義三者。有一不知。則不能保其置

字之法無差而不能必其文之完美可不究歟。茲僅舉其概以爲初學之門。而終以古人置字之工而顯者數則。若夫欲窺全豹而深究之則清代之成績具在不復贅而詳之也。

(一)字之源流。一字之源流、字形之變遷也。法海珠林稱上古造字者三人焉。長曰梵。其字右行。行於天竺。次曰佉盧。其字左行。盛於歐西。少者倉頡。其字下行。蓋吾國漢字之祖也。以其形如蝌蚪。故曰「蝌蚪文」。至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所謂籀文也。其體較繁。而秦李斯等始據而損益之作「小篆」。而程邈之隸書亦興於其時焉。漢承秦後「隸書」始盛。其後史遊作「章草」。益爲簡略。及章帝時毛弘作「八分」書。蓋取隸體二分、篆體八分以成之也。王莽損秦之八體。定爲通行字六種。曰古文。曰奇字。曰篆書。曰佐書。曰繆篆。曰蟲書。「真書」

卽今之楷書。或以爲漢王次仲作、或謂魏鍾繇晉衛瓘作、蓋隸書之變也。其後由眞書遞演爲劉德升之「行書」、再演而爲張芝之「草書」、一皆漢時事。此其源流之大略也。至於戰國時之國書、今已不傳、而滿清達海所製之國書、皆不通行焉。

(二)字之音韻——音韻之學、研究讀音之變遷者也。其途徑尤繁、爲小學之主要部分。試抽象而論之。

蓋音韻之爲物、易時而不同、易地而不同、易位而不同者也。不知某代之音、則不能知某代之書、不辨某地之音、則不能通某地之言。不明其在某位之音、則不能確定其意大之而審察一時一地之「風俗」、「民情」、「細之而想像一人一事之「口吻」、「意態」非先識其音、固莫由而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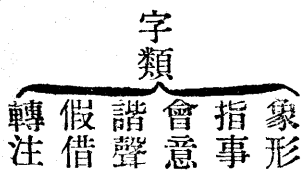
語言者發表意志之具也。文字者又語言之記號也。由文字以達意。其途蓋有三焉。一曰托物假借。事物以達之也。二曰取義。由文字之意義以達之也。三曰取聲。則由文字之聲音以達之也。故不知音者。外不足以知人之意。內不足以達自心之意。其苦爲何如耶。

雖然音韻之學。豈止區區而已哉。夔之奏樂。師曠之聽齊。韶武城之絃歌。凡歷史所載。莫非吾人音學理想中可能之事實。亦爲音學應到之情境。而其初不過一字一音之組成。得其妙而已。不可駭可驚耶。以上之工夫。初學固無餘力以問津。然有最低限度之音學。所不可不熟者。則國音是也。

國音者。吾國全部之標準音也。音韻變遷之中線也。是以下之可以依據而作時文。上之亦可據以讀唐宋以下之古文。蓋國音與唐宋以下

之古音、其相差比較爲近。一方面爲現時作文之根據、而一方面爲異日研究古音之導線、其業又簡便而易舉、豈非大好之文學基礎乎。

(三)字之類別。一字之類別、研究文字之意義者也。綜合字義之造成、其類有六。計其功用、其別有九。茲各爲一表、以說明之如次。



(說明)「象形」之字、專爲畫作所象物之形態。如日、月、山、水之類、是也。自變隸以後、不復見象形之跡焉。

「指事」者既非物體、故無形可象。然可以指示法表示其事之意。如「上」下、刀、刃之類。物在一之上、故爲上。在一下、所以示下。以「指」刀、上、示刃爲刀口也。

「會意」者既無物可象、又無事可指、然可比合二文、而使人識其義、故爲會意。如「命」从口、从八、八別、力田、命、从八、八別、力田、公、也別於公也、男、爲男之類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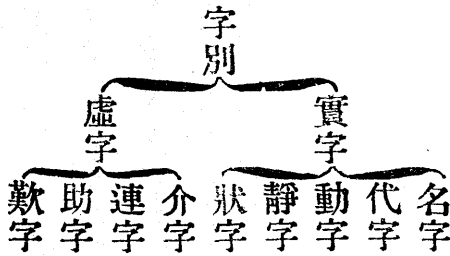
「諧聲」之法、所以盡物之類也。木之類、有松有柏。水之類、有江有河。故以此法別之、使其聲異、則知物亦異也。或名「形聲」。以其如「江、河」等字、均先以「水」象其形、再以「工」可諧其聲之故。然此語實不能盡包諧聲之字也。

許慎曰、「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蓋欲省繁就簡、故借某字之音、而引其義以名此事也。令、原訓爲美、借以爲命令。長、本訓長短、借



以爲長上。是「假借」也。

許慎曰：「建類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建類一首」者、同類而同部首之謂也。如考老二字、同从老部。「同意相授」者、考卽老意、老卽考意、展轉相注、故曰「轉注」也。



（說明）凡用以名命一切事物者曰名。字不言事物之本名而別以他字代替之曰代字。所以免重複也。動字者以言事物之行者也。靜字者以肖乎事物之性情者也。如色之黃紅、味之酸鹹、氣之香臭、人之智愚等字皆靜字也。皆以言乎事物之性情也。狀字者以形容事物動靜之態者也。以上皆「實字」也。

介字所以介紹二個實字使其發生關係者也。連字者所以連結二字或二句使之接續不斷者也。至於助實字以達字句中應有之神情者謂之助字。借虛字以肖吾人心目中不平之感喟者曰歎字。皆「虛字」也。茲各述其概於左。

有形名字

無形名字

普通名字

特別名字

名字

指示名字

示時  
示處  
示計  
示數

複雜名字

假名字

假動字  
假狀字

有形名字，如「天」、「地」、「山」、「川」、「田」、「園」等是也。

無形名字，如「春」、「秋」、「仁」、「義」等字，皆無形可見者也。

普通名字，如「公」、「侯」、「舟」、「車」、「禽」、「獸」等字，皆舉其總而無限制。

故曰普通。

特別名字如「唐」「宋」「秦」「岱」「堯」「舜」等，皆獨具之名，他人不得而有，故曰特別。

指示名字有四種。

- (一) 示時。如「歲」「月」「朔」「望」等是。
  - (二) 示處。如「前」「後」「東」「西」等是。
  - (三) 示計。如「長」「短」「厚」「薄」等是。
  - (四) 示數。如「一」「二」「百」「萬」等是。
- 複雜名字亦有二。

- (一) 複雜通名。如「楊柳」「鸚鵡」等是。
- (二) 複雜特名。如「中國」「黃河」等是。

假名字者、非名字、而假以爲名字用也。

(一)假動字。如

君子「食」無求飽。(論語)

食動字也、而用如名字。

(二)假狀字。如

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史記)

諾諾、諤諤。皆狀字、而用如名字也。

指人代字 對稱  
他稱

自稱

代字 指物代字

切指  
泛指

接讀代字

疑問代字

指人代字有三。

- (一) 自稱。如「我」「予」「余輩」等是也。
  - (二) 對稱。如「汝」「爾」「若輩」等是也。
  - (三) 他稱。如「彼」「夫」「渠儂」等是也。
- 指物代字有二。

- (一) 切指。切近事物而指示之也。如「茲」「之」「此」「斯」等字是。
  - (二) 泛指。不定指某事某物者也。如「或」「孰」「每」等字是。
- 接讀代字者、接連上文而代之也。如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孟子)

其字代上文之人字是也。

疑問代字，如「疇」「孰」「誰」等是也。

動字

自動字

他動字

同動字

助動字

自動字者，動作止於自身，不及於他物也。如

鳶「飛」魚「躍」鷄「鳴」狗「吠」

其飛、躍、鳴、吠等，皆自成一義，不必及於他物，故曰自動字。

他動字者，動不止於自身，而必及於他物，而後義成也。如

君「擔」簾。我「跨」馬。之擔、跨等是。

若但言君「擔」我「跨」，而不及於簾或馬，則其義不立，故曰他動。

同動字者、無動之象、而含動之義、同於代字也。如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大學）

二有字之類、皆同動字。

助動字、助動字以動者也。如

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史記）

足字、所以助夫學字也。

自外亦有假動字數種、附列於后、

（一）假名字。例如

公冶長、可「妻」也。（論語）

妻、名字也。假作動字。

（二）假代字。例如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孟子）  
爾、汝、代字也。假作動字。

（三）假靜字。例如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大學）

上明字，靜字也。而假作動字。

（四）假狀字。例如

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大學）

上老字、長字，皆狀字。而假作動字。

品名靜字

靜字

切指靜字

泛指靜字

品名靜字，所以品定名字之情形者也。如

山「高」月「小」

高字小字一品山一品月是也。

切指靜字、限制名字之位數者也。如

「東」郭、「西」郊、「此」間、「彼」省。

東西彼此等皆切指靜字也。

泛指靜字、泛謂事物、而不定於一物一事之意也。如

「每」人、「諸」子、「各」省。

每、諸、各等皆泛指也。

狀時狀字

狀地狀字

狀象狀字

狀量狀字

狀字

離較狀字

和合狀字

斷制狀字

揣度狀字

詰難狀字

雙聲狀字

疊韻狀字

同偏旁之雙聲狀字

同偏旁之疊韻狀字

重言狀字

重言後加字之狀字

假名字

假狀字

假靜字

假動字

狀時狀字者、狀動靜字之施行之時者也。如

魯平公「將」出。（孟子）

將字、狀動字「出」字之時也。

道不可「須臾」離也。（中庸）

須臾、狀「離」字之時。

狀地狀字者、狀動靜字所因之地者也。如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

楚、寡人恥之。（孟子）

東、西南三字、狀其敗喪、受辱之地也。

狀象狀字者、狀動靜字之意象者也。如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孟子）

油然、沛然、勃然、皆其「作」「下」「興」字之象。

狀量狀字者、狀動靜字之分量者也。如

吾「甚」慙於孟子。（孟子）

甚字狀「慙」之量。

離較狀字者、比較而離其倫也。如

人皆有兄弟、我「獨」無。（論語）

獨字是也。

和合狀字者、狀動靜字之屬於公共之義者也。如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

皆字是也。

斷制狀字者、含有決定意之狀字也。如

以守「必」固以戰「必」克。

必字是也。

揣摩狀字者、含有揣摩意之狀字也。如

回也、其「庶」乎。（論語）

庶字是也。

詰難狀字者、狀字之有質問之意者也。如

「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

焉字是也。

雙聲狀字者、二狀字連用、而同一發聲者也。如

流離。蕭散。

「流」與「離」同爲舌頭音、「蕭」與「散」同爲齊齒音、是也。

疊韻狀字，二同韻狀字連用者也。如

支離。逗留。

「支」「離」同屬支韻，「逗」「留」同屬尤韻，是也。

同偏旁之雙聲狀字，如

「囁嚅」「悽愴」等是也。

同偏旁之疊韻狀字，如

「蹉跎」「逡巡」等是也。

重言狀字，重二狀字以狀物也。如

「碌碌」「斤斤」「硜硜」等是。

重言後加字之狀字，如

「諄諄焉」「侃侃如」「巍巍乎」等是。

假狀字、借他類字以爲狀字也。有三

(一)假名字。如

天下之士「雲」合歸漢。(漢書)

雲、名字也、借以狀合字。

(二)假靜字。如

刀刃若「新」發於礪。(莊子)

新、靜字、借以狀發字。

(三)假動字。如

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而已。(漢書)

立、動字也、借以狀誅字。

介字之用尤繁、其類別殆不可計、茲僅列其略、學者知其大意可也。



〔周禮考工記〕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四之字，介字也。

〔孟子〕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三之字，亦介字也。

〔漢書〕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於字，介字也。

〔論語〕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三於字，又介字也。

〔孟子〕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乎字，在此處亦介字也。

### 〔提起連字〕

連字

承接連字

推拓連字

轉換連字

馬氏曰：「字句相接，不外提承推轉四者，而四者之妙用，全賴虛字以明其義。」此虛字，卽連字也。連字，有借動字狀字以爲用者。

提起連字者，連字之用爲另出一義之前驅者也。如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左傳）

（隱四年）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

伐之。（孟子）

二夫字，皆作提起之用是也。

承接連字者、一面承上文、一面接下文者也。如

學「而」時習之。（論語）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論語）

二而字是也。

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大學）

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孟子）

四則字、皆直承上文、順接下文、亦承接連字也。

推拓連字者、所以推開上文、而展拓新義也。作文最忌平行、須層層開展、方有波瀾。而其每一句一段、必借推拓連字、其意始顯。如

「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史記項羽紀）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孟子）

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左傳隱公十

一年）

以上縱字、况字、不惟字是也。

轉換連字者，所以反繳上文，而轉出他義也。如

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孟子）

以爲諸侯莫足遊者，「乃」西入關。（史記主父偃傳）

「特」以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史記司馬遷傳）

然而字、乃字、特字，皆轉換連字也。

助字  
傳信助字  
傳疑助字

傳信助字者、句中意義深信不疑、則助以此字。如

也矣、已耳、爾焉者、等皆是。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孟子)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論語)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論語)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而齊有其地「矣」。(孟子)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

下之民歸心「焉」。(論語)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莊子)

直不百步「耳」。（孟子）

便便然、惟謹「爾」。（論語）

以上略舉數例、學者但舉界說以衡之自見。

傳疑助字者、句有猶預不定之意、則助以此種字也。如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

汲黯何如人「哉」。（史記汲黯列傳）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莊子）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莊子）

（子）

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歟」、抑而強「歟」。（中庸）

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孟子）

惟我與爾有是「夫」。(論語)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莊子)

求善價而沽「諸」。(論語)

此外又有合助助字。或疊二字、或三字以助一句。蓋古人謹爾話言、往往意在言外。記者追憶其言而筆之、或不足以肖其意態、故助以聲。一之不足、而再焉、而三焉、至辭氣畢達而止。

(論語) 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孟子)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檀弓) 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論語)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檀弓) 子思曰、喪三日而聘、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矣。

〔論語〕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中庸〕父母其順「矣乎」

〔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歎字

慨歎字

怨歎字

贊歎字

驚歎字

慨歎字者、有感喟之意者也。如

「嗚呼」「嗟乎」「嗟嗟」「吁」等是。

怨歎字者、含有愁怨之意者也。如

「噫」〔論語〕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唉」（史記）唉、豎子不足與謀、皆是。

贊歎字者、贊美之辭也。如

「都」「咨」「於戲」等是。

驚歎字者、驚駭之辭也。如

「惡」（孟子）惡是何言也。

「嘻」「噍」

以上屬於字性之分析及其用法之大略。用時亦罕有一定之規律。不過就古人之已然者、類而別之耳。第能多讀多做、熟則自能運用之、亦不必拘泥以觀之也。

（論置字之要）

作文之法、取意構局、遣辭造語要矣。而置字之法尤要。往往寬泛大題、一

字可以扼其肮。散亂之意。一字足以攝其要。所謂一針見血。入木三分。豈徒造語之功哉。亦置字得其法而已。

法曰。文有定例。句有定式。字有定位。不得有所出入也。教者硜硜然。學者唯唯然。衆口一詞。不敢踰雷池跬步。而其中有識者。獨吃吃而笑。亦曰：『是固宜然。』

夫智者立法。愚者制焉。賢者議之。不肖者拘焉。故智者恥爲雷同。勇者羞於循常。而蹈故。彼其爲文。必冀除陳言。別開新異。是以文不虛作。故人必先有不甘故常之心。然後能爲超羣之藝也。

雖然。『萬綠叢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字者亦猶兵士耳。善用者。一夫當關。萬夫不開。不善者。雖挾百萬之師。無非散沙。一盤舉措。無一當。是以古今名文。若按其中真難能而可貴者。要亦不過數語。政亦不庸多。

語也。而此數語之所以難能可貴，究之亦不過數字之用得其法而已。數字用得其法，足以使全篇生色，則置字之道，可無深究耶。置字雖隨機而變，然其大意不外欲其「傳神」，欲其「響」，欲其「奇」。欲其「妥協」，欲其「有力」而已。茲各舉其例，亦略加解釋焉。

傳神 三例

(一) 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

子)

一懼字、一息字，寫出二人在當時手段魄力之雄。

(二) 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韓愈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一踏字想見王君振奇之態。

(三)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方山子傳)

試將笑字另改一字、如太息如哂字等、則全文皆敗、

他如宋玉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嬌字、王維詩、『車馬去閒閒』、閒閒二字、一嬌字、足抵一篇美人賦、二閒閒字、足值一幅春郊行旅圖、此外不可勝舉。

響 二例

(一)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孟子)

天字響甚、

(二)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粟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超然臺

記)

樂哉一振故覺響

奇 三例

(一) 凡攬網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周禮考工記)

字奇

(二) 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原道)

用法奇而含滑稽之意

(三) 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樂論)

欺字亦新奇

妥協 二例

(一) 蔚若相如皜若君平。(左思蜀都賦)

(二) 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僑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坐人、(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僑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二十字、於文惠公爲人、無字不妥、協音節亦極堅凝、

有力 二例

(一)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詩經大雅)

殄隕二字、形式上之有力、

(二)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原道)

三其字、末道字、力回萬牛、

## 第四章 構局

(總論)前三章有如木石磚瓦百貨臚陳。此章則築基架屋之謂也。工師爲室屋，必先踏定地盤，畫取形式，然後搜羅材料。若何種木，何種石，若磚若瓦，取而琢磨比較，實地結構之，而室成矣。文章構局之事亦然。題如地盤，其文則如地上之屋室也。文中之章節字句，則屋之木石磚瓦也。地之形式不一，故其屋之形式亦不一。屋之形式不一，故其棟樑楹桷板檻，以至蓋瓦級磚之屬，宜赤宜白，亦不可以概同。是以文家相題取勢，選詞酌句，蓋亦難爲一概之論焉。

至於論辨之文，則又有如用兵攻戰之事焉。良將銳卒，糗糧甲兵，旣已簡擇甚備，而籌畫其進攻之略，宜攻於何路，宜守於何險，而何者宜騎，何者宜步，若伏若顯，若明攻若暗襲，皆各有其當，誤則敗也。

構局之法，旣難以概論，故略陳數篇，以爲楷模，至因地以制宜，相題而行。

文熟而化之，是又存乎其人耳。

### 平庸題之結構法

以下諸作，初學皆宜先取題字研究，卽此題在吾手中，應從若何方面着筆，應用若何言詞，若何結構，然後再觀原文，以爲比較。則古人文不虛作之意，自易見之。

### 王安石王深父墓誌銘

欲知此文，當先知王深父之爲人，要不過識道理，能自免於俗者耳。其道德既不甚高尚，而文章事業，又非卓著。荆公與交既厚，非尋常酬應可比，則措詞佈置，豈非甚難。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

首一段拈  
出一命  
字爲全



文主幹

反寫得勢

此段演說命運之限人

此段可分兩節觀之節高上節重筆乃鄭重而人皆曰下一層愈見感慨此段演說知字

同乎此矣。一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材，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一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於沒久而後世莫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一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志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愧，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已，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述深

世特略  
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

見知音 之難得 此段總 說深父 文章所以 業所以 無所成 就一命 於爲一 所限一 由於世 之知之 者少之 帶敘深 父內行 命字餘 音

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于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於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繼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返，歸形此土。」

荆公結構局勢皆善，造語亦工。讀之極見其才氣，第意象間終覺薄削耳。

### 尋常題之結構法

#### 歐陽修朋黨論

文忠公在諫院時進上之品。故須含有規戒之意。結構極爲普通。特其以言外之意勝。結構平淡亦宜然也。

偏  
跌  
一  
筆  
起  
下  
賓  
主  
二  
段

此  
段  
實  
寫  
小  
人  
之  
頂  
上  
無  
朋  
意  
此  
段  
實  
寫  
君  
子  
之  
頂  
上  
有  
之  
意  
推  
進  
一  
筆  
大  
段  
下  
一  
大  
段  
下  
一  
大  
段  
下  
一  
大  
段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位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

其效如  
樑棟皆  
橫然不  
有條不  
紊皆發  
揮朋黨  
自古有  
之但當  
退偽朋  
用真朋  
之意耳  
用真朋  
退偽朋  
之效朋  
之效朋  
無之有  
朋之效  
禁絕之  
朋之效  
誅戮之  
朋之效  
此段之  
結文總  
慨歎上

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周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王之世，舉其三千人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夫，興亡治亂之跡，爲

結

人君者，可以鑒矣。

歐公長於言情。此篇筆意和平冲夷，忠臣愛賢之心，油然而無盡。想見君子之德，所宜熟讀深玩者也。

### 寬題之結構法

常人謂寬題宜取窄路，固不盡似，然亦不易做。蓋取窄路，亦宜將題義包舉無遺，方是。如蘇長公留侯論，以一忍字概留侯生平，適乃恰合。若挂一漏萬，則非矣。

### 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文惠公文章道德，殊難盡舉而論之。此非綱領處不取，衆人共知者不取，非所謂取窄路法也。而讀之，尤覺於文惠生平意量，充滿無餘，以能撮其要也。結構開闢而嚴緊。

子厚諱宗元。

首段述家世祖德特略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

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

伏下前  
時少一  
段

借出二  
字伏下  
泣謂夢  
得一段  
此段歷  
敘其官  
蹟  
順接抽  
敘

此段略  
舉其政  
教之美

殿正字。傷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坐。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貴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借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為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

特爲反  
引一段  
以注重  
上文主  
要上文  
故也

此段總  
收上文  
筆筆進  
攻卒乃  
究其道  
德文章  
之成就  
皆窮之

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名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才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其人，其文學

助自解  
亦以解  
於人也  
上文全  
數收盡

詳叙身  
後周到  
之至

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子女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文公之作。局勢渾雄。蛛絲馬跡。最難捉摸。有如入重樓大廈。但見椽桷梁棟。縱橫交錯。竟不知其結構之初意。如此篇。謂爲首段叙其家世。次叙其宦跡。次叙其政教。次則叙其友誼之



厚、以見其人至性之不可及。復引伸一段、針貶世人。復次、又研究其生平得失。末叙其積德之報、此一觀法也。謂初段述其先世、「子厚少精敏」下、述其少年之概。「貞元十九年」一段、述其中年宦蹟。而「其召至京師」一段、則述其末年景况。「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一段、所以重言慨世。而「子厚前時少年」一段、則總論其生平。末則述其身後之事、此又一觀法也。卽以一窮字作主幹觀之。謂初段爲照例文章、先述家世。次叙其少年縱才、所以致窮之由。自「貞元十九年」以下、實寫其宦場顛倒之態。而其中「既至歎曰」一段、則寫其懷才不遇。「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一段、乃見其患難之中、尤不忘故舊之情。「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下、借世人以形子厚窮且益堅之難。次乃論其窮中之得喪。而末則言其身後、子女猶未成人、殯葬猶待親朋之助、其窮可謂極矣。此亦一觀法也。總而言之、公作大都如此。惟其如此、是以愈覺其結構之嚴密。第可讀而未可學、卽學之亦必雜亂無章也。

### 窄題之結構法

窄題難於恰切。蓋題義既甚狹，則不得不從各方面搜索意義，此意義既難得恰，復難得妙，既有妙意，又須合題，方佳。

### 歸有光項脊軒記

極其揮灑自如。隨手拈來，盡成妙諦。以多可喜可悲作一篇綱領，局勢歷落多姿。

軒之前身

軒之成

軒內事

軒前喜意

以悲喜二字結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掛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

合全文  
軒外舊

况

悲意

以下軒

中舊事

軒西

可悲

可悲  
可喜

軒東

可喜

項脊生  
曰下文

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鷄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一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余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先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元

氣一振  
必不可  
少軒之  
居軒之  
志喜後  
可事之  
可喜後  
願首悲

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陷阱之蛙何異。余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甯，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于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錯落變換，不可控制。

先生工於言情，善於描寫。如篇中叙家人兒女子瑣事，情狀逼肖。其中有鄉媪之口吻，大母之口吻，諸小妹之口吻，老屋之狀，項脊軒之四周狀，靜坐中之狀，妻之狀，無不入妙。

## 第五章 取意

(總論)意者何也。吾人之心跡也。宇宙間事物。何止恆河沙數。而其情狀。又罕有所同。走馬看花。固爲不足。卽欲一一詳察而窮究之。亦勢所不辦。然則吾儕幸生此兩大間。欲一觀事物之奇秘。豈非不可能之事實耶。雖然。物之難以言傳者。其意可得而通也。事之不可窮詰者。其意可得會也。事物之在意。如網之在綱焉。綱舉而目張。吾意得而天下之物。皆舉而爲吾役。不待旁求。而其秩然就序。以供吾之手口左右。莫不逢其源也。蓋凡一事物。必有一意存。卽莫不有一吾心之所欲者存也。取而得之。則是事。吾心之跡也。是物。亦吾心之跡也。是物之聲。吾所欲聞之聲也。其色。吾所欲觀之色也。至於其臭。其味。莫不然。至於萬事萬物。莫不然。是故萬事萬物。皆在吾意中。

不得其意。則固不知其心之所欲。其心跡乃不可得而知。彼其進。謂之盲

進。其言論謂之盲評。舉凡其語動皆必如癡如夢、悵悵然若無所依歸。而事物乃與之無關、故不能役物。於是墮落而爲物所役、意之極論有如此。今夫文者、吾人心神之結晶品也、而可無一意以領之、而忽不加省焉、可乎。一題之來、必有一意義存焉、吾取之以爲文、則是文爲吾心跡之表現、必有其價值之可觀。非是而信口開合、人云亦云、了無所去取抉擇於其間、則其文又可絕於言議矣。

取意一曰「命意」。其作用適與此相反。蓋命意乃由己意中出一意、以與題義相合。其弊往往強張冠與李戴、而足以失物之真。若「取意」則取題義以合己意、弊小、而足以存物之實。此余命名之意也。

綜是以談、則古人之文、其意或深厚而難知、或隱微而難見、非苟然也。若據是遂以無意識之文、責之於古人、蓋余可保證其絕對無之、而議之者、

不免輕心易言也。

（附錄）范文正公岳陽樓記、通篇以先天下憂後天下樂二語爲歸宿。實乃牽強勞拙。此命意之弊也。後人傳誦無已何耶。

### 明取意

明取者、意義通達、明白易曉、故顯揚正立、不必隱飾也。於題中揭取一意義、足以包舉全題者、或歸納使成一語、或一名詞、以領全文、皆此法也。

### 蘇軾留侯論

以一忍字作骨、而留侯生平事業、已能盡賅其中、又鑿鑿有據、故善。蓋世間雄傑之人、惟忍字最難判、其他皆不足當其手口也。故往往有以不能忍而身敗名裂者、有因小忿而壞大謀者、信乃烈士之通病也。長公反覆比喻、所以厚遺我輩不尠。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

忍從大書中  
一受書中  
概從大書  
上受書中  
看出而  
或者以  
爲長公  
先有思  
段意此  
乃假留  
侯而發  
解則失  
之公既  
長爲非  
以物而  
鬼下黃  
山一語  
石復論  
及不復論

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意、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一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一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



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驟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一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一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一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此篇主要雖一忍字，須看其穿插反覆之妙。首段提出忍字之義。次段推翻鬼物之謬談，入情入理。「且其意不在書」以下，至「孺子可教也」爲大段。證明留侯所爲之不當，與老人之悲愍度化，蓋非偶然。意覺平實，妙在以「千金之子」數語，憑空插入，文氣一頓。後次引故事證明忍字之要，與老人之確係教子房以忍，其說乃堅。又推論高祖之所以勝，皆子房教之。高祖未必能忍，非子房相之，無以成其業也。乃知鼎上杯羹，確有由來。結處用太史公語，如見其人，益悠揚不盡。

### 王安石原過

以善復常爲主意，議論曉暢通澈，可謂善於說辭。若置庸手，不知更成何語。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

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勿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 實寫意

實寫意者、就題實抒己意也、其要宜明白圓滿通曉爲佳、

此法與前法異者、此如敘事文、但論所欲言、前則須有一點爲中心、所言皆由此點而發也、

### 蘇軾答謝之推官書

此文前半、長公自道也、其斥揚雄一段、切中其病、蓋揚雄態度、適與長公成大反對、故不得不特別提出之。

(上略)所示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屈原作離騷、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

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下略）

### 暗取意

暗取意者、意不在論中、而人讀其文、卽知其意。此法甚常見。大抵其意難以言傳、或無庸明揭、或無暇道及者、然文又不可爲記帳式之作法、故然。

### 歐陽修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

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物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

所取有得於此，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入焉。

歐公文無一不美，此又美中之美者也。予謂錢塘兼天下之美，斯堂又盡得錢塘之美，而斯文更能以盡表示其堂之美，令人躍躍欲往從之遊。

韶盡美矣，未盡善也。武盡美矣，又盡善也。此篇其文中之武歟。

（結論）取意之法甚多，不能備錄。然明者即此寥寥，已可領悟，毋庸作者煩言也。總之名家決無無意識之文，即處求之，當知此言之非謬耳。

新華作文百法  
卷下

新華作文百法下卷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6017B

六二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十日發行

新華作文百法(全一冊)

每部定價八角

編輯者 新華書局

發行者 新華書局

印刷者 新華書局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總發行所上海 新華書局

英租界麥家圈  
仁濟醫院對面